

初冬有味

■ 林仑

的树木似有似无，罩得楼阁和农家院落如同坐进了仙宫。

这个世界会在大半天的时间里，迷迷糊糊，做着糊里糊涂的梦。

鸟儿们惊奇的叫声从高空滴下来，缺失了朗朗天空下的清脆悦耳动听的声，人这才感知到，大雾还能阻碍声音的倍率。

房顶上的炊烟起来了，人为地与天体搅和在一起，迅速形成一幅初冬浓烈壮观的景象。

这是属于秸秆柴火隆重登场的好季节。

雾的味，有泥土的腥气，夹杂着庄稼和树木腐朽后的沤肥以及天空之境特有的气息；而秸秆柴禾的味道，却有着亲昵人嗅觉，勾人魂魄的清香。

柴火烧起的烟，袅娜多姿，摇摆在人家屋檐下，却摆不落时间的光辉。

熏香中，一升起，转瞬，就是千年。

秸秆柴火最懂得燃烧的价值，即便化为灰烬，颤颤巍巍，一股股的香气，四散开来，撒进田地禾苗中，又是一个涅槃重生的好时节。

春夏秋三个季节已去，万物回归彰显凋零的壮美，唯有初冬的雾和秸秆燃烧出来缥缈的炊烟，更加灵动有活力。一张大大的雾网，撒下来，天上地头人间都让神秘的气氛包围了，远望终南山，影影绰绰，连绵起伏，威严，庄重，给人以无比的力量；近看城池楼阁，村庄河流，似飘浮在白色雾流里的仙宫，而走动的人和事，也犹如浸润到神的恩赐光晕中，显得美好又安静。鸟把歌声与微笑掺和在一起，向雾里的人洒落，使那野狗野猫顿感与宠物狗猫没什么大的区别，

悠然地摇摆着尾巴，迈动四蹄，汪汪汪喵喵地鸣叫几声。

初冬之季，世界的大格局无边，包容性好似秦岭终南山里的神堂，让儒道甚至洋教都得以灿烂。

一切的信仰，是应该被历史认真祭奠和收藏的。人文的根脉，横亘在神与人之间，一条秦岭巨龙，说尽了华夏大地民族源远流长的拼搏精气神。

人行走江湖，季节的玄机就在脚步迈动的风声里，找到了归属。

树木感受着初冬季的凛冽，使命召唤般放飞了叶子奔向根部的意愿，于是，一枚枚形态各异、色彩斑斓，大小有别的红黄绿，在一阵风的引领下，纵身一跃，离开了枝头，在半空炫舞出圈圈曼妙，随后前赴后继，一头扎下，融入了泥土，刹那完成了一世的诉求。

美丽的转身，拯救了天地间的玄妙学说，葳蕤生长。

炊烟懂得了生活的奥秘，从灶塘深处一冲出，就把梦想展开，白色的羽翼不携带任何尘埃，同初冬的雾一起，飞向遥遥的远方。

生命的本钱是灵动与广阔，冬天的所有飞离，全在前世修来的定力中，安享眼前的境况。

雾和秸秆燃烧出来的炊烟，是一个初冬季最鲜活的景象。无论树叶的飘零，还是人们的行走，一身的尘世味道，即浓烈又清香。时节的风，像一张白色的气网，又像淌动的河流。

时间在走，走老了一茬茬人的步伐，走衰了一年年的叶发叶落，却走不败初冬季麦苗、白雾、炊烟生生世世对信仰的笃定。

直到地老天荒。

田冲的诗

■ 田冲

守望家园

我们是一群游子
背井离乡
在异地的繁华都市
开始新的征服和流浪

血汗和泪水交流
雄心开始成长
无论潇洒还是尴尬
平淡还是辉煌
走过黑夜和风雨
就是黎明和阳光

无论离家多久
也无论距离多长
游子的心中
家园永远是出发点和归宿

在遥远的异乡
守望家园
就是守望心中的圣地
守望未来和梦想

不敢说“爱”

我把“爱”字在草稿纸上写了十遍
为的是相聚时勇敢地向你说出
真的相聚
心中的拖拉机震得地板也抖
意念从你的脚跟吻向发梢
第一百零一次鼓起勇气
还是没有说出那三个字

你是一本书

你是一本书
阅读时你在案头
入梦时你在枕边
高兴时你轻歌曼舞
失意时你与我风雨同舟

你是一本书

春天读你送来的暖暖和风
夏天读你奉献的全部真诚
秋天读你馈赠的丰富和充盈
冬天读你的祝福和问候

你是一本书

安妥我的魂灵

去年在临潼兵马俑

威武的方阵
穿过岁月的隧道
走到我们面前
两千多年前的呐喊和厮杀
惊天动地
让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夜夜失眠

刀光剑影
打破了临潼骊山的宁静
七千兵俑
站成了千年不倒的卫士
护驾着每日川流不息的游客
和这片土地上世代繁衍的生灵

路旁的花儿正在开哟

树上果儿等人摘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丰润的谷穗迎风荡漾

期待人们割下来割下来呀

姑娘们赶着白色的羊群

踏着晚霞她们就要回来要回来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这是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传唱大江南北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歌词作者范禹，当时在黔南自治州首府都匀。他是参加云贵音乐家采风队去云南路南时写下这首歌的。

1959年，我在贵阳南明祠堂，有缘见到范禹。那是三个人的小聚，老阮做东，白酒、红酒，都有。亲朋好友，黄豆下酒。在一掬昏黄的灯光下，酒过三巡，妙意难言。我再三把话

题引向云南路南：路南就是有著名的石林哪里嘛？范禹抵挡不住酒的熏染和我的追问，点上一支烟，打开了话匣子。

说到底，我和贵州有缘，是贵州帮助我创作好民族歌曲。1953年5月，我随队到了云南路南县海宜乡采风，创作歌曲。两个月后，我为没能找到新构思的突破点而苦恼。一天早上，我把笔记本一揣，来到一个晒坝，看见老乡正在打麦子，也就干脆帮老乡打起麦子里，老乡们休息了，我也有点累，便往麦垛一靠，望着广袤大地，那惬意、那种回归自然的放松，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我看着前面有一条弯弯的小路，路上来了一个人，突然间找到了感觉，歌词就像泉水似的喷涌而出：路旁的花朵正在盛开，树上的果实等人去摘。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姑娘们追赶着白色的羊群，踏着晚霞放牧归来，远方的客人今晚请你住下来。歌词第一稿写成四段十六句，只用了三十来分钟。

后来，经过麦丁谱曲，这首歌就流传开来。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音乐作品比赛，获得了金质奖章，还成为人民大会堂指定的迎宾曲。

老阮是个既写歌词也能谱曲的行家，他即席说，这首歌曲曲调优美，顺畅，特色浓厚，非常容易唱，易记。

范禹说，曲子，是麦丁以撒尼风格的曲调定下的主旋律，还揉进民歌《放羊调》的音乐。

我说，这首歌的歌词，最重要的，是表达了农耕时代的人际关系，表现了人与人的亲密性，这可了得？这是个大主题，被你老范抓住，几句就浓缩了。那个时代，人和人没有那么多提防，算计，更没有欺蒙，讹诈，绑架。就像我们农村，寨子里，谁家有一点事，无论巨细，都会很快引起大家的关注。一家的福，一家的祸，像是公共的。婚丧嫁娶，寨里的人都会出来帮忙，杀猪，推磨，沿街搭棚，埋锅造饭，哪怕就是掌管钱粮，都不缺人手。一家的客，就是大家的客，寨子里的人，会邀约去一二十里外接客，翻山越岭，风雨无阻的。大家认为，客人是看得起我们才来的哟。

范禹说，是这样的，捕捉到这个人的际的主旨，最让我得意。我一开始就朦朦胧胧意识到它是人原始的最好状态。

老阮说，这就有唐朝李世民贞观之治那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遗风了。

我说，作为人应有的善良之意，它无比美好。大家没有猜疑，伤害，相伴相宜，几多简单、惬意呢？

范禹像找到知音一样，举杯喊干！老阮也大声呼叫起来：吼吼，为我们民族共性，干！

我们又一次兴奋地喝了个酒杯底朝天。

我们，你我他，都好像在一张张笺上，时间是河水、江水，急急地或缓缓地，把我们引渡到对岸，不舍昼夜。少数民族古老而淳朴的生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让我们遥遥地观察历史，体会无数生命怎样熙熙攘攘散发热能……

当一年中时节到了立冬临界的时候，就见那对于热冷空气比较敏感的、一树一树的叶子，黄的透亮了，红的现殷赤色了，还有一些顽强的，系在枝梢上，随着冷风摇摆，发出干涩的刺刺啦啦声，做着最后道别的姿势。

青葱岁月已经走得很远了，再怎么眺望总也看不见从前。但树叶明白，轮回才是这个世界不变的真理。

云把淡薄的影子一刻不停留地从树叶身上拉过，让一些贪念跟着遭人嫌弃的冷风，慢慢去了遥远的地方，把立在原地永不言弃的树木原本发心发念的初衷，带到了天际间的殿堂，让丝丝缕缕的神谕，降下来，在尘世上，与人间的香火气，融合，相通，完成天造地设的弘阔生态景象。

这时候的人，抬头望望一片片落地的树叶，色彩斑斓，不免心生惋惜，暗暗感叹：“这么美好的，怎就要离开枝头，变成泥？”

一股风带上了不被人看好的冷意，迎面吹来，人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噤，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却见那嘴里的白色丝丝缕缕地，很快成了这个季节吞没的对象了。

人知道，寒冷的冬天就要到了。

远处田野里，却是一番好精致呢。冬麦绿汪汪，一片连着一片，像刚刚从神仙住的地方走过来，鲜活的生命，闪闪发光，每一苗都怀揣仙念，把土地前世今生的抱负一一放大，晶莹了一粒麦子对来年全部的期盼。

雾是秋末冬初最令人倍感神秘神奇又神圣的气象景观，远远的，近近的，白白的，青青的，眼见着来了，却又走了。有时，大晴天，雾总是用一个早晨的时间，浓浓地，犹如白纱帐一般，罩住了城池，罩住了村庄和田野，罩得一排排

给予

■ 杨建梅

春天搬进小屋时，迎接我的是一盆垂死挣扎的德国兰。屋子空置已久，高及膝盖的泥制大花盆兀自矗立墙角，灰头土脸，落寞孤单。半盆泥土早已干硬，一丛三株的德国兰灰蒙蒙软塌塌，十条条叶子歪倒的歪倒，垂头的垂头，折腰的折腰。还有陈年败叶挂在花盆边沿，活像一条条腐朽的断麻绳或破布带，灰不溜秋，一碰即碎。这就是我以“条”作为量词称呼植物叶子的原因，唯有一个“条”字，方能准确表述它的颓萎与病态。

回想大楼落成时，德国兰也曾风光无限。新楼新居新气象，走廊和各个房间都摆放了大小盆栽，高矮肥瘦、水生土养、草木藤本……株株水灵鲜活，盆盆意气风发。德国兰半点不比其他花草逊色，碧叶簇新俊秀，身姿颀长挺拔，冲天的如斗鸡得胜后翘起高高尾羽，倾斜的小屋剑出鞘散发幽幽绿光。站在近前与它比高，最长的叶子可越过人头顶。

光阴易老，世事无常，大楼里的人事三年一调整、两年一更迭，几度春秋复返，多少新颜旧貌。很多好看的盆栽都随离去的屋主各奔前程，各找归宿去了，只有这盆德国兰，不知是花盆笨重挪移不便，还是它与每一任屋主都不相投缘，始终如命运悲惨的弃妇，独守空闺，苦熬日月，比“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境况还凄凉与寂寞。

这间藏在大楼底层背阴处的十平米小屋，还真有古代冷宫之阴冷、之昏暗、之幽深、之破落。铁门生涩难以推动，推动起来锈粉沙沙、铁屑零落，嘎吱怪叫。窗框早已变形错位，玻璃有碎落成碴的，也有成块嵌在窗框尽显寒光和戾气的。冷风肆意而入，看到德国兰哪条叶子踮高，它便狞笑着往哪条叶子上扑去，拦腰一折，打横一劈，“咔嚓”折断。倍受折磨的是，断叶并没完全断落，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地垂吊半空，挺也挺不直，断也断不了，活也活不成，死也死不掉。可想而知，性喜温暖湿润的德国兰，一边长期扛着寒、忍着饥、耐着渴，一边还要承受伤筋动骨的疼痛，将是何等的屈辱，何等的煎熬，何等的无助！

我把花盆挪到窗边的拐角处，顺手扔了擦过桌椅的污水淋漓的抹布到叶子根部，并没产生挽救它的恻隐之心。我也没闲心感叹和悲悯一盆衰草的际遇，因为我的处境比它好不到哪儿去，一身风尘仆仆，一路行无坦途，不知此地栖身小憩后，又将漂向何方，漂到何时。

德国兰可没这么悲观。润湿了小半边根脚的叶子，一夜之间活泛起来，有了绿意，连吊在半空的断叶，也气色好转，更添光泽。不可能吧？这也能活？我不太相信，捡起抹布使劲一拧，污水洒得叶子满面斑驳，污迹点点。我又把残留杯底的凉水泼向另一边根脚，权当给它润润唇、尝个味。这一泼，还真就检验出德国兰“给点雨露就滋润”的强大，在我连续几天“分享”残茶剩水给它后，叶子一条条抬头挺胸，一天比一天鲜活了。

也不知是哪一天，枯叶中居然顶起一枚瘦瘦的舌形小芽，高寸许，嫩绿偏黄，柔弱而又毫不示弱地彰显出新生之力量。这种力量让我震撼，不由大发慈悲，向花盆动起手来：清除陈年枯叶，擦净花盆边沿，灌满溢出盆边的清水，最后拖干地面，德国兰找回了精气神，整个屋子也清爽亮堂。

饱饮后的德国兰满血复活，葱郁的壮叶下面，断断续续冒出嫩芽，抽出新叶，长成壮叶。

可惜泥土太少，养分早已吸干耗尽，生发出来的叶子又瘦又窄，长得越高摇摇欲坠。叶子一旦高过窗台，便不可幸免地被风折断。德国兰也天生一副犟脾气，偏就较着劲儿往上长，壮叶一条接一条被折断，新叶又一条接一条长起来，络绎不绝，前赴后继。断叶也不肯屈服，仅凭一层薄皮覆盖和相连，就能十天半月坚持着不褪色，不枯萎。最不可思议的是，数九寒天它也不休眠，仍在缓缓地发芽，缓缓地抽叶，缓缓地长高，一条老叶折腰焉萎，一条壮叶挺身而起，一条壮叶重蹈老叶覆辙，一条新叶又长成了壮叶……好像风的打压，反倒给了它动力和斗志似的。那股子没心没肺、无畏无忧的韧劲，让人不知该敬仰，还是该嘲笑。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三月初的某一天我心血来潮，又想起给花盆“瘦身”。先从根部剥掉半枯和即将泛黄的老叶，再用大号螺丝刀撬松泥土，以裁纸刀切了断肢，操细抹布一条一条拭去壮叶和新叶上的灰尘……算是真心实意、细致入微地为它服务了一回。

一切就绪后，我轻轻地走到房门外。本想远远地品味一番劳动成果，不料看到的是一大败笔——德国兰不伦不类，像极一只脱毛的瘦公鸡，全身就剩皮包骨了。横看竖看不顺眼，拿起剪刀又是一通修理。存心补救，却越救越露出缺陷，花盆只剩参差不齐的茬儿了。索性嚓嚓两刀，把茬儿也齐根剪个溜光。花盆彻底失去生命力，德国兰多半已遭了灭顶之灾，我开始心虚了。悔恨之余，又浇了一大盆水进去。

几天过后，三个剑锋一样的扁平芽儿从老根处破土而出——德国兰涅槃重生！芽苞一寸一寸长高，分出叶片，抽长成条，再次